

宋
論

冊
二

宋論卷四

船山遺書本

衡陽王夫之譔

仁宗

曹魏嚴母后臨朝之禁。君子深有取焉。以爲萬世法。唐不
監而召武韋之禍。元宗旣靖內難。而後爲之衰止。不期宋
之方盛而急裂其防也。仁宗立。劉后以小有才而垂簾聽
政。乃至服袞冕以廟見。亂男女之別。而辱宗廟。方其始。仁
宗已十有四歲。迄劉后之歿。又十年矣。旣非幼稚。抑匪闇
昏。海內無虞。國有成憲。大臣充位。庶尹多才。惡用牝雞。始
知晨暮哉。其後英宗之立。年三十矣。而曹后挾豢養之恩。
持經年之政。蓋前之轍迹已深。後之覆車弗恤。其勢然也。
宣仁以神宗母。越兩代而執天下之柄。速除新法。取快人
心。堯舜之稱。喧騰今古。而他日者以挾女主制沖人之口。

實授小人以反噬。元祐諸公亦何樂有此。而況母政子政之說。不倫不典。拂陰陽內外之大經。豈有道者所宜出諸口哉。夫漢唐女主之禍。有繇來矣。宮闈之寵深。外戚之權重。極重難返之勢。不能逆挽於一朝。故雖骨鯁大臣如陳蕃者。不能不假手以行其志。至於宋而非其倫矣。然而劉后無可奉之遺命。而持魁柄迄於老死。而後釋。孰假之權。則丁謂之姦實成之也。謂以邪佞逢君。而怨盈朝野。及此而事將變矣。結雷允恭以奉后。而覬延其生命。則當國大臣。秉正以肅清內外。在此時矣。王曾執政。繫天下之望者。不輕曾。無定命之謨。倡衆正以立綱紀。仍假手乞靈於簾內。以竄謂。而求快於須臾。劉后又已制國之命。而威伸中外。曾且無如之何。然則終始十年。成三世垂簾之陋。激君子小人相攻不下之勢。非曾尸其咎。而誰委哉。曹后之賊。

也。先君慎擇付託之嗣子。幾爲廬陵房州之續。則劉后之逐宰相者。逐天子之筭也。微韓公伸任守忠之法。以危詞而急撤其簾。浸使如曾。宋其殆矣。韓公一秉道而革兩朝之弊。後起之英。守成憲以正朝廷。夫豈非易易者。而元祐諸公。無懷私之惡。有憂國之心。顧且踵曾之失。仍謂之姦。倒授宰制之權於簪珥。用制同異之見於沖人。以不正而臨人。使正不已。懵乎。夫昔之人有用此者。謝安是也。安圖再造之功於外。而折桓氏之權於內。苦勢已重。不欲獨任魁柄。以召中外之疑。貽桓氏以口實。抑恐羣從子弟握兵柄。泊方州。倚勛望以自崇。蹈敦溫之覆軌。故奉女主以示有所稟。而自保其臣節。元祐諸公。夫豈當此時。值此勢。不得已而姑出於是哉。所欲爲者。除新法也。所欲去者。章惇蔡確邪慝之鄙夫也。進賢遠姦。除稗政。修舊章。大臣之道。

大臣之所得爲也。奉嗣君以爲之。而無可避之權。建瓴之勢。令下如流。何求不得。而假靈寵於宮闈。以求快於一朝。自開釁隙。以召人之攻乎。易動而難靜者。人心也。攻擊有名。而亂靡有定之禍。自此始矣。用是術者。自王曾之逐丁謂。倡之韓公矯而正之。而不能保其不亂。邪一中於人心。而賢者惑焉。理之不順。勢不足以有行。而世變亟矣。夫奉母后以制沖人。逆道也。躬爲天子矣。欲使爲善。豈必不能。乃視若贅疣。別擁一母后之尊。臨其上以相箝束。行一政曰。太后之憂民也。用一人曰。太后之任賢也。非甚盛德。孰能忍此。卽其盛德。亦未聞天子之孝。唯母命而莫之違也。且以仁宗居心之厚。而全劉氏之恩於終始。其於政事。無大變矣。而劉后方殂。呂夷簡張耆等大臣之罷者七人。王德用章德象。俱以不阿附故而受顯擢。則元祐諸公。推崇

高后以改法除姦。而求其志道之伸。保百年之長治也。必不可得矣。太后固曰。官家別用一番人。而諸公不悟。盱豫以鳴。曾莫恤後災之殆甚。何爲者也。王曾幸而免此者。仁宗居心之厚。而范希文以君子之道立心。陳揆小故。以全大德之言。能持其平也。觀於此。而韓范以外。可謂宋之有大臣乎。不可拂者。大經也。不可違者。常道也。男正位乎外。女正位乎內。旣嫁從夫。夫死從子。婦道之正也。雖有庸主。猶賢哲婦。功不求苟成。事不求姑可。包魚雖美。義不及賓。此義一差。千塗皆謬。可不慎與。

仁宗之稱盛治。至於今而聞者。羨之。帝躬慈儉之德。而宰執臺諫侍從之臣。皆所謂君子人也。宜其治之盛也。夷攷宋政之亂。自神宗始。神宗之以興怨於天下。貽譏於後世者。非有奢淫暴虐之行。唯上之求治也亟。下之言治者已

煩乃俞其臣下之煩言。以啓上之佚志。則自仁宗開之。而朝不能靖。民不能莫。在仁宗之時而已然矣。國家當創業之始。繇亂而治。則必有所興革。以爲一代之規。其所興革。不足以爲規。一代之者。則必速亡。非然則略而不詳。因陋而不文。保弱而不競者。皆有深意存焉。君德民心。時會之所湊。適可至於是。旣至於是。而亦足以持國於不衰。乃傳之數世而弊且生矣。弊之所生。皆依法而起。則歸咎於法也。不患無辭。其爲弊也。吏玩而不理。士靡而亡實。民驕而不均。兵弛而不振。非其破法而行私。抑沿法而巧匿其姦也。有志者憤之。而求治之情。迫動於上。言治之術。競起於下。聽其言。推其心。皆當時所可厭苦之情事。而釐正之於旦夕。有餘快焉。雖然。抑豈必歸咎於法。而別求治理哉。吏玩而不理。任廉肅之大臣。以飭仕階而得矣。士靡而亡實。崇

醇雅之師儒。以興正學而得矣。民驕而不均。豪民日競。罷民日瘠。人事盈虛之必有也。寬其征徭。疲者蘇而競者無所容其指畫矣。兵弛而不振。籍有而伍無。伍有而戰無。戰爭久息之必然也。無薦賄之將。無私殺之兵。委任專而弛者。且勸以彊勁矣。若是者。任得其人。而法無不可用。若一千百之挂漏。創法者。固留有餘。以養天下而平其情。匹夫匹婦。祁寒暑雨之怨咨。猾胥姦民。爲鼠爲雀之啄齧。惡足壞綱紀而傷教化。有天下者。無容心焉可矣。宋自建隆開國。至仁宗親政之年。七十餘歲矣。太祖太宗之法。敝且乘之而生者。自然之數也。夫豈唯宋祖無文武之至德。議道之公輔。無周召之宏猷乎。卽以成周治教之隆。至於穆昭之世。蝓蠹亦生於簡策。固不足以爲文武周召病也。法之必敝矣。非鼎革之時。愈改之。則弊愈叢生。苟循其故常。

吏雖貪冒。無改法之可乘。不能託名踰分。以巧爲吹索。士雖浮靡。無意指之可窺。不能逢迎揣摩。以利其詭遇。民雖彊可凌弱。無以啓之。則無訐訟之興。以兩俱受斃。俾富者貧。而貧者死。兵雖名在實亡。無以亂之。則無游惰之民。以梟張而起。進則爲兵。而退則爲盜。唯求治者汲汲而憂之。言治者嘖嘖而爭之。誦一先生之言。古今異勢。而欲施之當時。且其所施者。抑非先王之精意。見一鄉保之利。風土殊理。而欲行之九州。且其所行者。抑非一邑之樂從。神宗君臣。所夜思晝作。聚訟盈廷。飛符徧野。以使下無法守。開章惇蔡京熾亂以亡之漸者。其風已自仁宗始矣。前乎此者。真宗雖有淫祀驕奢之失。王欽若丁謂雖有貪權惑主之惡。而李太初慎持之於前。王子明謹守之於後。迨乎天聖明道之間。老成凋謝。已向盡矣。僅一直方簡重之李迪。

起自遷謫而任之不專。至若王曾等者。非名節之不矜也。非勤勞之不夙也。以術閒道。以氣矜剛。而仁宗當受諫之美名。慕恤下之仁聞。欣然舉國以無擇於聽。迨及季年。天章開。條陳進。惟日不給。以取綱維。而移易之。吏無恆守。士無恆學。民無恆遵。兵無恆調。所賴有進言者無堅僻之心。而持之不固。不然。其爲害於天下。豈待熙豐哉。知治道者。不能不爲仁宗惜矣。夫秉慈儉之德。而抑有清剛之多士。贊理於下。使能見小害而不激。見小利而不歆。見小才而無取。見小過而無苛。則姦無所熒。邪無能閒。修明成憲。休養士民。於以坐致昇平。綽有餘裕。奈之何強飲疥癬之疾。以五毒之劑。而傷其肺腑哉。故仁宗之所就者。槩可見矣。迹其謀國。則屢敗於西而元昊張。啓侮於北而歲幣增。迹其造士。則聞風而起者。蘇氏父子。掉儀秦之舌。揣摩而前。

者。王安石之徒。習申商之術。後此之撓亂天下者。皆此日之競進於大廷。故曰神宗之興。怨於天下。貽譏於後世者。皆仁宗啓之也。夫言治者。皆曰先王矣。而先王者。何世之先王也。孔子曰。吾從周。非文武之道。隆於禹湯也。文武之法。民所世守而安焉者也。孟子曰。遵先王之法。周末亡。王者未作。井田學校。所宜遵者。周之舊也。官習於廷。士習於學。民習於野。善者其所夙尚。失者其所可安。利者其所允宜。害者其所能勝。慎求治人。而政無不舉。孔孟之言治者。此而已矣。嘖嘖之言。以先王爲口實。如莊周之稱泰氏。許行之道神農。曾是之從。亦異於孔子矣。故知治者。深爲仁宗惜也。

仁宗有大德於天下。垂及今而民受其賜。抑有大弊政以病民者二百年。其餘波之害。延於今而未已。蓋其求治之

心已亟。但知之而卽爲之。是故利無待而興。害不擇而起。其有大德於天下者。航海買早稻萬石於占城。分授民種。是也。其種之也早。正與江南梅雨而相當。可以及時而畢。樹藝之功。其熟也早。與深秋霜燥而相違。可弗費水而避亢旱之害。其種之也。田不必腴而穫不貲。可以多種而無瘠蕪之田。皆其施德之普也。昔者周有天下。旣祀后稷以配天。爲一代之祖。又祀之於稷。以配社。享萬世之報。然則有明王起。飭正祀典。以酬功德。奉仁宗以代周棄。而享祀千秋。其宜也。惜乎無與表章者。史亦略記其事。而不揄揚其美。則後王之過也。若其弊之病天下者。則聽西川轉運使薛田張若谷之言。置交子務是也。交子變而爲會子。會子變而爲鈔。其實皆敝紙而已矣。古之稅於民也。米粟也。布縷也。天子之畿。相距止於五百里。莫大諸侯。無三百里。

之疆域。則粟米雖重。而輸之也不勞。古之爲市者。民用有涯。則所爲者簡。田宅有制。不容兼并。則所賚以易者輕。故粟米布帛械器。相通有無。而授受亦易。至於後世。民用日繁。商賈奔利於數千里之外。而四海一王。輸於國。餉於邊者。亦數千里而遙。轉輓之勞。無能勝也。而且粟米耗於升龠。布帛裂於寸尺。作僞者湮溼以敗。可食之稻麥。靡薄以費。可衣之絲枲。故民之所趨。國之所制。以金以錢。爲百物之母。而權其子。事雖異古。而聖王復起。不能易矣。乃其所以可爲百物之母者。固有實也。金銀銅鉛者。產於山而山不盡有。成於煉而煉無固獲。造於鑄而鑄非獨力之所能成。薄貲之所能作者也。其得之也難。而用之也不敝。輸之也輕。而藏之也不腐。蓋是數物者。非寶也。而有可寶之道焉。故天下利用之。王者弗能違也。唯然而可以經久行遠。

者亦止此而已矣。交子之制何爲也哉。有楮有墨皆可造矣。造之皆可成矣。用之數則速裂矣。藏之久則改制矣。以方尺之紙。被以錢布之名。輕重惟其所命而無等。則官以之愚商。商以之愚民。交相愚於無實之虛名。而導天下以作僞。終宋之世。迄於元。延及洪永之初。籠百物以府利於上。或廢或興。或兌或改。千金之貲。一旦而均於糞土。以顛倒愚民於術中。君天下者而思爲此。亦不仁之甚矣。夫民不可以久欺也。故宣德以來。不復能行於天下。然而餘害迄今而未已。則傷詔祿之典。而重刑辟之條。無明王作而孰與更始。其害治亦非小矣。鈔之始制也。號之曰千錢。則千錢矣。已而民遞輕之。而所值遞減。乃至十餘錢而尙不售。然而千錢之名固有也。俸有折鈔以代米。乃至一石而所折者數錢。律有估物以定贓。乃至數金而科罪以滿貫。

俸日益薄而吏毀其廉。賊日益重而民極於死。僅一鈔之名成。而害且積而不去。況實用以代金錢。其賊民如彼乎。益之以私造之易。殊死之刑。日聞於司寇。以誘民於阱而殺之。仁宗作俑之愆。不能辭矣。是故君天下者。一舉事而大利大害。皆施及無窮。不可不審也。聽言輕則從善如流。而從惡亦如流。行法決則善之所及者遠。而惡之所被者亦長矣。以仁如彼。以不仁如此。仁宗兩任之。圖治者其何擇焉。舜之大智也。從善若決江河。而戒禹曰。無稽之言勿聽。以其大智。成其至仁。治道盡此矣。

大臣進位宰執。而條列時政以陳言。自呂夷簡始。其後韓范富馬諸君子。出統六師。入參三事。皆於受事之初。例有條奏。聞之曰。天下有道。行有枝葉。天下無道。言有枝葉。以此知諸公失大臣之道。而明道以後。人才之寢降。風尚之

淺卑。前此者石李向王之風軌。不可復追矣。書曰。敷奏以言。明試以功。以言者。始進之士。非言無以達其忱。上之庸之。非言無以知其志。故觀其引伸。知其所學。觀其蘊藉。知其所養。非必言之可行而聽之行也。後世策問賢良。科舉取士。其法循此。而抑可以得人。然而不能無不得之人矣。至於既簡在位。或賢或否。則以功而明試之。非以言者之始測於影響而下。亦僅此以爲自效之資也。且夫藉言以爲羔鴈者。亦挾長求進之士爾。其畜德抱道。具公輔之器者。猶不屑此。而況大任在躬。天職與共。神而明之。默而成之者。非筆舌之所能宣。而喋喋多言。以揜力行不逮之愆尤乎。卽以敷奏言之。射策之士。諫議之官。言不容已也。而抑各有其畔。不可越也。將以匡君之過與。則卽以一德之涼。推其所失。而導之以改。無事掇拾天德王道。盡其口耳。

之所記誦者。罄之於一牘也。非是者爲鬻才之曲士。將以指政之非與。則卽一事之失。極其害之所至。而陳其所宜。無事旁推廣引。汎及他端之未善。以責效於一朝也。非是者爲亂政之辯言。將以摘所用之非人與。則卽以一人之罪狀。明列其不可容。無事抑此伸彼。濫及盈廷。以唯吾所欲廢置也。非是者爲死黨之儉人。將以論封疆之大害與。則卽以一計之乖張。專指而徵其必償。無事臚列兵法。畫地指天。以遙制生殺之樞機也。非是者爲首禍之狂夫。且夫一言出而且俟君之行此一言也。則事不冗。而力以暇而有餘。一言出而君旣行此一言矣。則意相得。而後可因而復進。故志行而言非虛設。行與不行。皆未可必之於君心。姑且言出如哇。而唯恐不充於幅。誠何爲者。况乎一人之識。以察一理。尙慮其義不精。而害且伏於其隱。乃搦管